

造春集

刘澍德 著

13B744/09

作家出版社

造春集

四庫全書

白

圖書集成

造 春 集

刘 澍 德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。 北 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—*

書号1036 字数143,000 开本320×1168 1/32 印張6 7/16 厚頁4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-12,000册

定价(3) 0.62元

目 次

有心人.....	(1)
山歌声中栽早秧.....	(23)
地站在山上高呼.....	(30)
副社长陆新.....	(52)
新来的社员.....	(62)
小河兩岸的灯火.....	(77)
發掘.....	(92)
没有退休的人.....	(130)
新滄海桑田記.....	(145)
大躍進中的英雄羣象.....	(149)
上蒜社劳动大革命.....	(155)
又一張喜报.....	(162)
“學習晉寧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精神”.....	(169)
沉舟記.....	(175)
后記.....	(203)

有心人

春末，一个傍晚，青年团结社的青年队长李日进，到乡上去开社管会。他走出村子，看见前面山路上闪动着一个人影。这个人，走得并不快，因为离得远，而且又在小树丛闪出闪进的，仿佛象她又有些象。

不是她。要是非月仙，她不会向那个方向走。看吧，她已经向小山顶上爬去了。

这个姑娘，偏偏就是非月仙。她走到山下，看见开会时间还早，便慢慢走上山坡，靠在一棵柏树上。这时，沉落的太阳在山天相交处，仅剩一条金刀似的余痕，到树梢上的一抹晚红完全消失以后，西山上的霞光，张开一柄七彩斑斓的金扇。扇前面，一片片银色云块，象燃着了的桐叶，趁着晚风，如同被金扇煽得卷动飞扬，一片一片向天这面漂浮过来。

山下面腾起一阵阵烟塵，烟塵里由远而近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当——社上放牧的牛羊下山来了。一阵哞哞哞的鸣叫，夹在杳杳杂杂蹄声里，牧人的吆喝声里，隔着一片麻栗树林，象离得远远的，远远的……

大群牛羊走过后，牧童吹起短笛子。悠扬的笛音才响了几声，便被老牧人喝断了。喝住了别人，他却唱起来；他唱起来，笛声又响了；他唱撒梅人自己的歌，要牧童给他合音。

望着山下一对牧人的身影，她笑了笑。

并不是为了晚上的好景色，燃起胸中爱美的感情，才走上山

来，作一个尽情的观赏，这种细致的情趣，这位撒梅族姑娘好象还没有培养起来。有一点和这相近的东西，就是：她从村里出来，还没走上两里路，不知为什么，忽然间，起了这样一种感觉：全身有些累又不象累，象困，又不是困；心里有些烦闷又不是烦闷，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，自己也说不明白。……说不明白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人家已是二十出头的姑娘啊。

姑娘的思想，已随牧人的歌声飞得远远的，忽然间，被一个人的高声呼喊给截断了：

“今日生几头？五头，好啊！可要当心招呼……啊呀，你还抱着一个，怪不得你这样高兴……牛羊也跟着躍进啦，哈哈……”

老牧人大笑几声之后，歌声又随着笛音飞过来。

“哦，他来了，……”

李日进的粗壮身影，渐渐向岔道走近。他仰着头，迈开大步，眼睛望着远方，两手前后甩动，走得很洒脱，显得兴匆匆的。

当他走入林下山路时，忽然也唱起来。歌声不高，粗嗓子有些发哑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：

小妹啊，请你说说，
你到底爱不爱我？
我那日山上砍柴，
为什么撇开竹子看我？

小妹啊，请你说说，
你到底爱不爱我？
那日我龙潭挑水，
为什么扒着门缝看我？

“你瞧，他哪是老实人！可是当人面前他装得可象样啦……”

我已經是千說万說，
你竟是一句不說，
我一定要等着你，
哪怕是跳過天河——

她的眼角忽然有些涼沁沁的。這些舊歌子，她曾經聽見別人唱過。可是，在這樣春天晚上，忽然從這個向來不肯開口唱歌的人口中唱出來，她便制止不住自己的感動。

她本想喊他一聲，要不，在樹林出個大聲氣，教他知道林中有個人。後來想想，覺得還是不出聲氣好，因為他是怕人發見他的秘密的。想着，便離開小山，匆匆走下山來。

她以為追不上他。因為他走的是條直路。但走出不遠，聽見林外有人談話——也許他又遇見了熟人？

果然不出所料：她走出不遠，便聽見後面沉重的腳步聲。這時，天已黑下來，夜色烟一般，向河上向田野里攔過來。幾只山鳥，在松樹林里桀桀桀的叫，一只青蛙，在秧田里隔一會“闊”的一聲，它的聲氣，給人一種渴的感覺。

後面的人走近了。又走幾步：

“前面是哪個？”他問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你才走到這裡？”他有點奇怪。

“我可是來遲了？”

“誰說你遲？”他不再出聲了。

兩個人相隔五步遠近，一前一後默默的走着。非月仙忽然生了氣，她說不出多大理由，就是生了同路人的氣：路上遇見別人，停下來沖得沒完沒了，等到碰見她，立刻就啞了……雖然他的性格從來就這樣，也還要逗他一下。

“李日进，刚才我听见一个人唱歌子，唱得怪好听的，”她停下脚步，回头望他一眼。

“嗯，……对啦，羊老倌唱的确是好。”

“偏偏不是他，”她嘻嘻一笑，“他的我没听到。”

“哪——可怪啦，”李日进的声气有点涩。

“就是怪，唱的还是情歌，可新鲜啦。”

“有啥新鲜？新鲜，你就再唱它一遍。”

夜幕隔在兩人中間，她看不清他的臉色。單从声气听來，他已經臉紅脖子粗了。

非月仙并不怕他生气，当真唱起来：

我已經是千說百說，

你竟是一句不說，

我一定要等着你，

哪怕是跳過……

歌声很低，好象專唱給一個人听的。唱之前有点負气，还有点鬧玩笑，一經唱起来，不知不觉竟加入了自己的感情……歌声很淒涼，在春天夜晚，又有蟋蟀螞蚱的伴奏，味道和剛才李日进唱的便大不相同了。

“小非，小非，你莫唱好不好？……哎哎，你这个人，你知道……”

他把歌声截断，自己也說不下去了。

他很气，脚步落地咚咚响，仿佛一脚把路踩出一个大窟窿。他本来想跟她說一件重要的事情，猜不出她能否同意，“如果不同意，该怎么和她辯論呢？……”心里正在掂算着，小非却逗起他來了。他心里一气，把要商量的話一下咽回肚里去。

兩個人走到乡政府，一直沒有開腔。

小非他們青年團結社，由組轉社時，可費了不少的周折。組織一戶農民進社，比“三請諸葛”還要困難些。合作社是件新事，因為誰也沒搞過，手下無經驗，心里就不托底。只是一批青年人，初生犢兒不怕虎，大家商量一下，便干起一個十戶小社來。非月仙就是十戶之中的一戶，那年才十七歲。她父親非松老倌，在醞釀建社時，還有點猶疑的，看見女兒決心很大，就說：“橫豎是我們爺兩個過日子，辦社又是共產黨指引的，那就由你作主吧。老古話說：‘三人一個心，黃土能變金’，何況又是十家人？就是乖（壞）了也乖不到哪里去。”這十個帶頭辦社的青年，把這個十戶小社發展到一鄉一社這樣大場合，一直還是走在前面。

十戶小社秋天增了產，全村子的人只好佩服這批年輕人的眼力和魄力。對於非月仙——十七歲的姑娘，能夠力排眾議，毅然參加農業社，大家的評價更高，有的母親教育孩子時，往往這麼說：“看看人家非月仙你不羞死！”

非月仙十八歲入團，搞全社的婦女工作。全村都是撒梅族，誰都疼愛這個姑娘。她臉蛋象桃子那樣紅，眼睛象湖水那樣清，細高個兒象金竹那樣的秀挺，誰能不疼愛這個姑娘。她拿起鏡子照一照：十八九歲大姑娘，還戴着一個雞冠帽，未免有些好笑。一天，她一高興，也沒和老爹商量，抓起剪子，把手腕粗的大髮辮一下子剪掉，買來一頂工作帽，扣到后腦壳上。

要是別個姑娘這樣做，一定要受到族人一大堆的非難，對於非月仙，老媽媽們只望着她嘖嘖了几下也就算了。

李日進母親，一看到小非，總要对兒子說：

“娶到這樣的媳婦該多好！小進吶，你的歲數可不小啦，該

想想办社以外的事吧！”

小李一直羞談男女間的事，那天，他真叫老媽媽絮叨煩了，馬上說：“你別想小非，人家看不起我。”

“呵叻叻，看不起，那为什么？”

“她說我有些慙氣，”他自己忍不住笑起來，“誰家姑娘願嫁給慙包，斷念吧，別念叨啦。”

“啊叻，老天，我這兒子慙？”

老媽媽拿眼睛打量着兒子，無論如何她也不能相信。兒子長得雖沒什麼惹眼之處，確算得起是地道的撒梅族的小伙子：方方的身骨，寬寬的肩膀，兩只大眼睛，閃閃有光，只是嘴巴大一些，小胡生得濃一些，這能算了不起的缺點嗎？

“你啊，我說吧，見人總是怕羞，不要對人開口，人家才說你有些慙氣。”老媽媽糾正兒子的缺點。

“啊呀，算了吧，這些缺點不會妨碍我們多打糧食的。”他哈哈一笑，揚長而去。

中社成立起來，迎頭遇到一個旱年。為了帶動全社，青年組首先帶頭抗旱。

不知誰出的主意，把李日進和小非安排在一个水車——一組。小李感到不大習慣。搞組那陣，大家雖然常在一起干活，兩個人單獨在一起工作幾日的时候却很少。事情也湊巧，在開始扯水的那天早上，李日進被閘頭覺耽誤了半個小時；當他摸黑跑到田里，河岸上的水車聲，跟雨後蛙鳴似的响成一片。昨晚來河邊安水車時，地點分明記得很清楚，等摸到跟前，扯水的竟不是小非。他心里一怔，睡意立刻跑光，在黑漆漆的田壩里，冲破夜霧一下尋到自己的崗位。

“你來了嗎？”小非問出這句話就嘻嘻的笑。

“来迟啦，她拿笑来嘲弄人，”他想着，脸上涌来一阵热，马上上前一步，夺过小非手里的拉杆，嘩嘩嘩的扯起来。

天剛破曉，夜的陰影象暗藍色的潮水，從田壩里慢慢向山後面退落下去。李日進越扯越上勁，水車响得也越急，一條河岸好象在他有力的手臂下縮縮打抖……他的兩只眼睛，緊緊望着水車，舌頭伸到上唇，几乎舐到了鼻孔，“看他這股傻子勁，”小非怕自己又笑出來，趕忙扭過臉去，看山頂吐出來的陽光，把遠山映出一片金色。

換手以後，他便蹲在水車旁邊，一面抓下舊帽子抹擦汗淋淋的頭和臉，一面看小非扯水：看龍骨翻騰，看羊頭運轉，看小非兩只肩膀子如何用力……他看得非常實在，兩只灼灼發亮的眼睛，象要一下子鑽到看的東西的內部。平素非常大方的非月仙，竟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：“這樣一個大男人，咋好這樣看人吶？”她又想要笑他的憨氣。

後來，她想出一個辦法：

“你不消緊着看，反正我扯得沒有你快。”

“你這人真是……”他把臉一扭，立刻站起身來，向山上陽光痴痴望了一陣，然後走到田埂坐下來，從口袋裏拿出鉛筆和一張白紙，開始在上面一筆筆描畫起來。

他画些什麼，誰也不知道。一开头，画几笔眼光向小非瞄一下，后来，渐渐聚精会神的把身边一切全忘掉了。

“这个只念兩年小學的人，还想写文章？”

非月仙暗暗笑他，并要識破他的秘密，故意裝出沒有注意的樣子，正正經經的扯水。扯上一小陣，偷偷看他一眼——李日進已經停了筆，揚臉凝望着遠方，好象思索什麼問題想得真魂出竅一樣。……她停下手，放輕腳步，悄悄走到他的身後，彎下腰，探

着身子一看——紙上写的并不是什么文章，原来是画：一个木架形状的东西，中間一軸两个輪，輪上搭起兩条帶子，帶子下面又有兩個輪子，輪子上还長着一些角……

“你搞啥子呀，这样鬼鬼密密的，哈哈……”

李日进神經一振，仿佛什么坏事情着人發觉似的，猛然吃了一惊。他扭过头看她一眼，方臉上一下子由紅轉白，跟着兩手一滾，乞查兩下把圖画扯得粉碎。

木比木不同，人比人不同。有的人准备搞一件事情，沒等着手去做，事先便炸火一通，生怕別人不知道。有的人相反，他們有寶貝裝在袖筒里，不但搞起来不說，不到成功也不肯讓人知道。他們并不是故作謙虛，而是因為自己覺得底子薄，搞不好会惹人譏笑。不料想，怕啥就有啥，他剛打算搞整一点东西，竟被非月仙几声哈哈一下弄敗兴了。

李日进一直悶悶不乐，心里如同結起一个疙瘩。非月仙不知自己做了一件錯事，反說小李这人有三分憋气。李日进本来不喜欢表白自己（尤其对女人），从那以后更不願意和小非接近了。

成立了高級社（一乡一社），旧的經營管理辦法，已經跟不上。十几个自然村，三十几个生产队，耕种地区，包括着一条河水兩架山，不說安排生产，調动力，單是通知开个隊長会，都招呼不灵。根据这个情况，領導上說：“給你們安裝一个广播網吧，不过只能想法給机器設備，——你們有人嗎？”

社長兴匆匆的跑回社里，好消息一下便傳布开来，大家一陣兴奋，可是人呢？

談到人（人才），真是一个問題。解放前全乡沒有一个中学

生；解放后新設小学，十二个中学生全在城里上学，莫說不能調，即使調回新学，也怕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大家大眼瞪小眼，誰也打不出个主意。李日进看一眼非月仙，很想讓她去学，却又想到小非为人有些浮，对技术也没什么兴趣，如果去了学不好，反过来認為自己有意難为她，两个人的火气便更大了。想要自告奋勇吧，也怕自己学不好，……想了半天，最后拿出試探的口气說：

“我去，咋个样，你們同意嗎？”

社長說：“我就想到你……只不过，你离得开嗎？”迟疑一下，又說：“你的青年队可重要啊。”

“只要你們同意，我保証：生产学习兩不誤。”

“我們离城倒是近，但是可能嗎？”社長生怕兩头都放場，“要不把生产队交小非帶帶吧。”

“不消。”李日进不同意。

他买一部自行車。从第二天起，他白日下田，晚上便失了踪。每天吃过晚飯，便見他騎上自行車飞也似的往城里跑。至于他跑到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回到村子来，誰也不知道。

兩星期后，他赶着一輛馬車，拉回一部机器来。

大家很奇怪：李日进在搞什么怪名堂？他在每个村子放上两个黄色木盒子，有的挂在牆上，有的釘在树上。盒子約一尺見方，当中刻出一个月亮，月亮上還橫遮几道云……說着說着，小匣子出气了，唱起来了，唱的是“赶馬調”、“耍山調”，好响亮的嗓子……过一会，說話啦，誰？咳咳，这不是社長老畢的粗喉嚨？真是活見鬼！……

看吧，李日进也神气起来啦，在乡政府楼上独占了一間房，誰也不許随便进到里面去。一早一晚，他登到上面，吭噔一下打

開鎖，鼓搗兩下，要北京說話，北京就說話，要昆明說話，昆明就說話，要老畢說話，老畢就說話，唉呀呀，好神氣！

“我說就是嗎，共產黨來了，我們非大先生^①也就快要出世啦。”非老信又在發議論。

過了不幾日，聽說他教起徒弟來了。李法、畢云、非升幾個青年隊員，每日一得閑就鑽到李日進的小樓里。

一天早上，看見他們又上了樓，非月仙也尾着上去了。她靠在門邊向里一看，地中間放着那個立櫃，樣子很象保險櫃。櫃旁邊的方桌上，安起一個小喇叭，上面包起紅布，象一朵要放的大花苞。李日進拿起一個小圓塞（插銷）向櫃上一插，立刻燃起了兩盞金燈，櫃里面先發出一陣呼呼的怒貓叫，隨後打了個呵欠——唱起來了，全鄉也跟着唱起來了。

唱了一段，李日進便向徒弟們講課。他一面指點着，一面解說着，許多名詞她不懂……听不懂她仍然要听，實際上，她已經由听轉到想：“小李這個人，怎會是個憨包？怎會是個憨包？他是個內秀的人，沙鍋里面煮湯圓肚里有數啊！……”緊接着，又是一陣不滿：“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學？為什麼小李不喊我來學？這個人心胸多狹小啊……”她真想立刻質問一下，想了想，理由並不充足。好吧，還是走吧，趁他們還沒有看見自己。

一面下樓，一面作了一個決定：大家都在學東西，自己也不能落后，你們學廣播，我就學文化。

她馬上去找小學老師楊菊仙。她在家裡利用工閑時間，學習小學五年級的功課。等到非升他們學好廣播代替小李工作時，她學完了五六年級的課程。

① 非大先生是撒拉族傳說中的先知。

春耕計劃已經作得好好的，可是“老天不與人方便”，旱象又出現了。政府鼓勵農民抗旱，準備了大批抽水機，支援合作社按時令，計劃早栽早插。但是管理機器的人，仍要合作社自己想法培養。

消息一到青年社，李日進心里發癢得不行，他磨拳擦掌的，恨不得立即把機器抓到手裡。

臨近的工廠，請合作社派一批臨時工幫助運煤，社管會答應了。李日進自告奮勇要求作領隊人，畢社長不同意，他死乞百賴的非去不可，搞得老畢無法不答應。

“小李領隊來了！青年社真是大力支持工廠啊！”

一進工廠，迎頭碰到黨支部書記老王湘。在春耕緊張時期，社里把小李這樣重要腳色派出來，老王怎能不高興？

在動手運煤之前，李日進動員隊員們：拿出勁頭來支援工廠。大家干得火熱，半天工夫達到一日的運煤量。

每次運煤進廠，他的眼睛總向四處古嚕嚕的轉，好象工廠里捨了青年社的東西藏起來不還似的。他尋找什麼呢？……

原來他听一個工人說：分配給附近各社的抽水機，已經運到這個工廠里，經過檢修，就發給合作社。

休息時節，他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，到廠里四處跟蹤，當他走進煤廠的內院，一下子心花開放了。院內擺着不少部機器，有的工人在拆卸，更多的工人在抹擦機器上的銹穢和檢修機件。

一見機器，他就邁不開步了。呆呆站在那裡，腳象在地下生根一樣，口里几呼流下涎水來。把這些東西喜歡到這個程度，他自己也不明白。

運完煤時，日頭還高高的。他把社員打發回去之後，便去找支書老王湘：

“老王同志，我个人留……留下来了，如……如果你……們用得着，我……我帮你們擦机器……”

他很怕工厂不同意，急得話都打結了。

老王非常高兴，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。分派他擦机器外部的鏽垢和泥污。

一下手干活，他便挑选一个挨近装卸机器的地方。他一面擦抹，一面留心观看一部發电机，先从什么地方拆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八、九、十、……心里暗記机件卸下来的次序。这个东西可真不簡單，它和人一模一样，心肝五臟俱全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……他把向上安裝的次序，暗暗温習着，……不行，記到25件以后，便再記不扎实了。他心里起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焦急，不知不觉，汗水从臉上淌了下来。

休息时候，別人聚在一起抽烟，摆龙门陣，李日进坐在原处，拿出笔记本本划起来。他把机器最复杂的地方，划出草圖，記出次序……笔悬在本本上，眼睛盯着机器，舌头舐着上唇，一口一口向嘴里抽气。他做吃力工作，一直是这样的，冷眼看来，会把这种聚精会神的样子，認作憋气的。

“哎呀呀，小李，你不是来干活啊……”

一副紅臉膛上閃着笑容，兩個眼珠子射出惊讶的亮光，向前探着的胖身材，仿佛一下要压到身上来。老王湘的方臉盤，左偏一下，右偏一下，紧紧端詳着他。

“你是来学艺，看不出。”

李日进合上笔记本，对着王湘憨笑，很覺得不好意思。王湘偏偏不肯放松，他把兩手向膝头一按，蹲下身来，从小李手里拿去笔记本，翻开仔細一看，笑容馬上不見了。小李心里一慌，吃吃的說：